

特别策划

山河故土赋新篇

近年来,江西文学不断攀登,呈现出多元化的创作面貌,并在某些领域集中发力,取得了较为亮眼的成绩。本期,我们推出江西文学观察——

地方的考掘

——江西散文创作的一种观察

□ 林秀

多年来,江西散文稳步发展,在记录人情世事,关注空间变迁,彰显时代精神,追寻传统文化等方面有着深入的探索。就创作主题而言,近些年江西散文作品主要集中在以下几类:一,挖掘地方文化沉沙,重塑地方历史脉络;二,刻画乡土中国的普通人,书写知识分子的心灵史;三,多层次多视角地展示传统文化的光彩。

小地方与大历史

近几年,江西散文创作“地方化”趋势日趋明显。作家们习惯于下潜到地方性历史生活和自然地理事物中,悉心翻检地方典籍、志书、传说、掌故,查找文献和史料为地方著史立说。这种对地方知识整体性、结构性、历史性变迁进行文学性、时代性、史志性表达的类方志散文创作,往往以某个特定地方为书写对象,如一县、一镇、一乡、一村、一条街、一家店;甚至是某一个人,把地方与传统文化结合起来,打通地方史学、地理学和乡土文学的联系。

此类散文中,江西作家构筑了许多有意义的文学域名,如江子的“赣江以西”,李冬凤的“鄱阳湖北岸”。这是文学地理学在散文世界中的推进。此类散文在展示丰富而驳杂的有关地理、风俗、建筑、民情饮食、服饰、医药等地方文化的同时,呈现了散文柔软有温度的文体气质。这是散文对方志写作的改造与赋义。

乡土是中国当代文学一以贯之的母题。作家江子获鲁迅文学奖的《回乡记》,不仅是一部中国乡村人物志,也是一部中国乡村变迁史。作家在出走与返乡,他乡与故土之间呈现出乡土文学书写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其中,《练武记》是少有讲述传统武术传承的散文,该文表面上看是一篇家族史的记事散文,实际上是在为赣江以西一个寂寂无名的特殊群体——“老座”(当地一群武艺高强,处事老练,能主持正义维护公理的公证人)著史。文中有许多故事,作家努力力为真正的老座正名,寄望于重新树立懂得忍耐与慈悲,有道德和德行,能守卫一方的武术精神。正如鲁迅文学奖的颁奖词所说:“江子的《回乡记》书写变革中的山河故土,是面向广阔人间的滴血亲缘之作。”

小人物与大时代

在江西散文家笔下,普通人也有着不普通的一

面。说他们是普通人,是因为这些主人公大多是生活在乡村的小人物;说他们不是普通人,是因为他们又有偏离传统农民的一面,多是乡野中国的异事奇人。许多优秀的散文还展示了小人物与大时代的关系,书写了小人物在大时代中的坚守与变化,失落与传承。

傅菲的散文集《元灯长歌》所绘制的饶北河上游流域的“百年生活图谱”,就围绕着形形色色的乡野之人徐徐展开:做土陶的人、开手扶拖拉机的人、亡灵前跳傩舞的人、放下刀子自我救赎的人、提着斗灯在黑夜里唱歌的人……《顶筐的人》为一个想成为诗人的乡村石匠杨绍全立传;《灵猴》讲述了一个乡村猎人不变的狩猎生活和改变的心理认知。这些乡野之人践行着传统的天道观,并从中得到自足与自洽。

饶洁的短篇散文《草草茸》介绍了两个与众不同的乡村郎中:胡郎中和一点师傅。胡郎中爱游山玩水、交朋友,他会看人打卦,不时地摆摆谱,却又医术高明,在村旁山麓触目皆是良药。一点师傅更是有着传奇的人生经历,他坚韧慈悲,给穷人治病不收钱,给熟人邻里治病少收钱,不给强横无赖治病。这篇散文写出了乡村郎中身上的气度,他们或许难以融进现代社会,却仍然乐观豁达、仁爱慈悲。

江西散文中的另一个人物谱系是知识分子。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危机的诞生与解决,大多有一个共同的支点:故乡。一方面在城市化进程中,离乡几乎是乡村知识分子的普遍选择;另一方面,在流动的时空中,需要通过血缘和地缘来确证自身归属,许多知识分子与乡村的关系演绎出了古籍中“不系之舟”的意象。

徐春林的《十年书》以一个基层写作者的视角,观看赣西北地区的民情世故、自然风光、人文底蕴以及家史变迁,塑造了一个从村庄出发、沿修河而下走向异乡的行走者形象。他不是波特莱尔笔下的城市漫游者,而是乡村的漂泊者。在村庄与城镇之中,知识分子处于失去和拥有之间,在《十年书》中似乎只有写作才能实现知识分子和村庄的重逢。

小生活与大传统

不少江西散文家热衷于在普通人的小生活、

小确幸中寻找中国传统生活方式、伦理规范与习俗传承,洋溢出浓郁的怀旧气息。这是一种向后转的书写姿态,作家们试图用文字创造时间和空间双重维度上的差异性体验,以此挽留日渐逝去的方性经验,而创作的主题多集中在地方饮食文化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上。

范晓波的《人间美食》从肉类、鱼类、蔬菜、水果、主食等方面罗列了一系列他曾经和现在钟爱的美食,在描述自己口味变化的过程中也讨论了当下的一个文化现象:美食家背后的成因。正如作家所说,美食家只可能在衣食无忧的年代有钱有闲的中产阶级中诞生。丰富的食物不仅拓展了中产阶级的味蕾,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中产阶级的焦虑。美食家尽管在追寻更多样化的饮食,却很难摆脱趋于均质化的现实生活,大规模生产的食材很难还原农业社会的生活气息。

陈蔚文用她的散文《与面包有关的时光》囊括了有关食物的多重意义。第一重是一个中年男人遭遇事业和婚姻双重困境后想开一家面包店渡过危机的故事。这里的食物有着经济学层面的意义。第二重是食物之于摩登上海的意义。作家通过找寻张爱玲笔下的“老大昌”面包店找寻老上海消失和遗留的小资情调。第三重是普鲁斯特笔下玛德琳蛋糕的碎片心理——一种“原子化”个体普遍的细碎体验。

传统的光晕除了饮食,还笼罩在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上。散文作家们纷纷返回传统,把目光投向了本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以此进行有效的身份重塑,寻找未来出路。朝颜《时光里的传承》讲述了非物质文化遗产——遂川狗脑茶的制作工艺的具体过程及梁家祖孙三代人之间传承狗脑茶的故事。夏磊在《莫如抚琴》中提倡用古琴穿越千年与圣贤交流、与自然对话,从而打开中华文化的密码——文人士修身养性的操守以及儒家文化中的中正平和。李冬凤的《深山有人家》介绍了大港地区的民俗“打盆伞表演”。李尧君的《在火之上》记载了瓷器从手工业制作转向工业化大生产,从艺术品转向工业品的变化……

总体而言,近年来江西散文创作,不乏成熟厚重的典范之作,也有一些同质化的创作。期待作家们进一步深入广阔生活,大胆创新,创作出更多有不同思考、不同文风的独创性散文作品。

澎湃汇入文学主流

——江西网络文学新观察

□ 吴玲

弄潮二十几载,江西网络文学愈发呈现出差异化、多样化的发展态势,积极推动着中国网络文学繁荣壮大。江西网络作家在挺进精品化路径上,继续保持着旺盛的创作热情,笔耕不辍,孜孜求索。例如净无痕、方想、天瑞说符、半醉游子等的科幻小说,跃千愁、佛前献花、七月未时、孤独漂流等的仙侠小说,天下第一白、天堂羽、粉嘟嘟的馒头、九灯和善等的都市小说,沉默的糕点、缸里有米等的玄幻小说以及红刺北的言情小说、犁天的悬疑小说、上山打老虎的穿越类历史小说,创作风格日渐主流化,朝着更加健康、有序、积极的方向进阶。

向精品化提质

近几年,无论是从一些专业的文学榜单上,还是一些热门的网络文学荐书单中,时常能看见江西网络文学的身影。江西网络文学精品力作不断涌现,首要原因来自江西网络作家的集体发力,大家坚持内容为王,纷纷以饱满的故事、沉浸式的画面、丰富的精神内核来创新作品。

故事性,是提高阅读快感的重要支撑,这考验作者“想故事”的能力,也对作者“讲故事”的笔力提出了要求。净无痕的《7号基地》整体构思宏大,情节紧凑曲折,分为地下世界、城市猎人、首府风云、救赎之战、帝国崛起5个部分。为了复仇,许末从地上世界一路冲杀,几乎把整个地下世界搅翻,逃脱至地上城市,在超凡学院、皇家学院等地方,各种“花式”大战中,锻炼了能力,也提升了影响力,逐步向上层权力中心靠近。作者很好地借鉴了说书人“欲知后事如何,听我慢慢道来”的讲述手法,悬念感拉满,还时不时有条不紊地抖包袱,文风紧张而从容。

快节奏的阅读体验中,受众追捧小说人物的高光时刻,反复打卡影视

剧中的“名场面”。作品中此类的文字图像化倾向,与深刻影响网络小说发展的电子游戏体验密切相关,可以营造某种沉浸式空间。净无痕、方想、天瑞说符、跃千愁等都是塑造小说场景画面感的行家里手。如方想的《龙城》中,被困生男子挟持的赵雅与龙城初遇的一段文字,“一花”“一阵”“一道”“一声”“一软”等瞬时性词汇的频繁使用,加之声、光、色、动作、感官的配合,营造了画面渐次闪现的蒙太奇氛围,令读者仿佛置身于文本中那个狭小的楼梯间,窥视了那场精彩而又无声的打斗。

网络文学有了愉悦的阅读快感,还要有饱满丰富的精神内核。天瑞说符的《我们生活在南京》讲述了白杨和半夏共同面对地球人被外星体“收割”的末日求生的故事。宇宙浩大与人类渺小的图景,外星文明的强势与人类文明的衰弱,无线通信技术、时光慢速三定律等硬核概念,搭建起整体科幻感的基座。2019年的一群人想尽办法阻止未来“黑月”的入侵,拯救地球的最后一个月少女半夏,但是时光慢速定律又揭示了未来只不过是现在的“复印”,结局难以逆转,生成的崇高感和悲剧感提升了作品水准,寄托着作者对将来人类命运的思考。

向多元化创新

近年来,网络文学涌现了一种数

据库写作思维,即将文学史中曾出现的元素、符号当作可共享的数据,作者模拟数据库的采集、存储、提取和更新方式来写作,如从名著《红楼梦》衍生出来的大量同人创作。此类创作对原有文学类型进行杂糅,拓宽了题材边界,丰富了作品表现力。

红刺北的创作就呈现出此类风格,如《砸锅卖铁去上学》将星际机甲元素融入女频创作,《第九农学基地》将女频中惯用的种田类型放置在末世废土的背景中等,为女频网文类型提供了变体样式。红刺北的小说,都围绕着女主角的成长主线展开,但作者摒弃了以往女频文“傻白甜”式和“大女主”式设定,有意淡化女性外貌描写,在言情基础上搭配种田、机甲、重生、穿越等要素,使用强强联合的CP(人物配对)设定、“阴阳差错”的叙事结构,赋予了女主新的特质,开掘了女频网络文学的表现维度和思想深度。

粉丝文化是网络文学迅猛发展的又一个重要诱因。网络文学的产业化和类型化,与互联网技术下的标签搜索有关,更与读者消费偏好的细分有关。由此形成的圈层化阅读,渐渐重塑文学场域内的文本和读写行为。许多网络作家,如净无痕、天瑞说符、方想、上山打老虎、跃千愁、沉默的糕点等,在多年的笔耕中拥有了自己的规模化受众,甚至是“书粉”。方想的

《卡徒》连载近2年,共611章210万字;《五行天》连载近3年,共714章212万字;《龙城》连载已超4年,目前断更1年多,共385章106万字。尽管更新速度稍慢,但《龙城》仍旧累计获得了一百万张推荐票。如此持续的断更“脱敏疗法”,为作者筛选出一批“真爱粉”,甚至不少粉丝留言要“众筹(把方想)关小黑屋(更新)”,足见作者与读者之间的黏性。

与方想的“随性断更”不同,沉默的糕点、上山打老虎每年都有新作问世。沉默的糕点笔下的人物在玄幻的世界“穿越”“复仇”“逆袭”,上山打老虎笔下的现代主角则在历史朝代中关心“青霉素研发”“火器改良”“通货膨胀”“水运贸易”……快节奏的叙事,轻松的阅读体验,吸引了众多年轻读者,也让这些作品在平台的推荐票、月票、打赏等方面,取得了较好的成绩。

历经20多年求索,中国网络文学日趋成熟。未来它将如何发展?这是一个智者见仁见智的问题。但现阶段下,精品化、经典化仍是网络文学的必由之路。网络文学首先是文学,内容为王、精品至上的价值追求不能偏向。此外,随着网络文艺IP长尾效应凸显,网络文学的“母本”作用愈发明显。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呈现新时代新风貌,是我们网络文艺作家面临的必修课。

在微观现实中
探寻人性的复杂
——近年江西青年小说家观察

□ 俞佩淋

近几年,江西文坛出现了一批青年小说家:文非、欧阳娟、王明明、贺贞喜、田宁、林一……他们秉承江西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对社会生活保持密切的关注,笔触覆盖城市化进程、山乡巨变、日常生活烟火及普通个体的内心世界。他们大多不是正面书写时代的变化,而是以青年人特有的敏锐,通过富有意味的切面来折射时代传递给个人的情感。小说的调性温和,却深藏着批判锋芒与人文思考。

同样是书写基层生活,文非跳出了一般写作者的窠臼,在短篇小说领域形成了自己的“语法”。他擅于在核心人物关系圈之外设置一个意象。这些意象可以是流浪狗、俊美彪悍的白马,也可以是无法自控的身体异能。小说通过人物对意象的不同情感反应、碰撞和摩擦来推动故事。情节和意象有机地交织在一起,形成多样的叙事风格,偏重情节展开的如侦探小说或通俗小说,偏重人物情感刻画的有现实主义小说的意趣,偏重社会批判的如现实主义小说。当然,在多姿多彩的叙事铺垫之后,故事的核心都指向了时代与人性。《金手指》书写了夹杂在城乡之间的农民工的养老困境。《风筝》通过一个总是不可抑制地要“飞”起来的男人来刻画乡村生活中软弱但对家人充满爱意的父亲形象。《玉米》可以看作一个乡村家庭女性“出走者”的“归来者”。她回到乡下探望孩子,目睹前夫家的变故,并偶遇嫁入村庄的外省伙伴。小说中的关于乡村生活的寥落、乡人频频变动的婚姻关系等细节令人深思。

擅长写职场小说的欧阳娟近年来频频推出优秀的中短篇小说。她试图在小人物当中寻找生活的“英雄”。他们未必有什么惊世骇俗的创见或伟业,但是他们敢于突破世俗的偏见,追求甚至是创造自己的生活。《始于一九八六年的私奔》中,既不漂亮也没有钱,甚至也不聪明的表姐,却执着勇敢地追求爱情。虽然最后以失败告终,但表姐的“冒险”让我们反思,究竟什么样的人可以得到爱情,它与金钱、美貌都是奢侈品吗?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欧阳娟对“平凡英雄”的刻画,是对习以为常的生活陋习的再启蒙。《大明星》中,“北漂”的摇滚歌手回到南方小城,成了送乐队的主唱。这难免有些黑色幽默,但又何尝不是普通人在经历梦想破灭后倔强的自我拯救?这也是后现代症候的呈现,符号在一系列意义秩序破产之后被重组和再拼贴。小说可贵的是捕捉到变局中的小人物的梦想和追求,并予以同情和肯定。

王明明的小说细腻多思,真实地反映了作家从少年到青年,从学校进入社会,从爱情到婚姻过程中复杂的人生况味和人性观察。《雨崖》可以说是“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的当代版。不同的是,当下的“小林”并不批判世故的“刘世吾”,文学也没有将人引向反省。小说将阿翔的复杂心理刻画得细腻深入,生动地反映了一些年轻人在追求现实利益和保全独立自我之间的艰难选择。《气泡》关注区域流动后的精神困惑。定居在南方小城的北方男子,参加妻子外公的葬礼。在妻子亲戚群中,被展示和观看,主人公陷入了懊恼情绪。王明明还关注到山乡巨变之下青年人职业选择的变化。小说《天高云淡》以“创业+恋爱”的叙事模式讲述女研究生云朵在下乡考察后逐渐认识到了乡村生活的广阔空间,并对农村出身、果敢有力的上司逐渐产生好感。

田宁的小说既酷烈又温情,他通过设置时空的隔阂,使人物以浓烈的情感展开对话和心理碰撞,形成极有辨识度的小说风格。《我以为你知道》中,经历丧夫之痛的寡妇呼兰发现庙宇中的守庙人竟是当年出走的恋人,夹杂着旧日的愤恨和对当下的关切使二人之间的见面和对话气氛紧张。《鱼鳞》是一篇内涵丰富、结构复杂的小小说。它戏仿了余华的《十八岁出门远行》。主人公吸收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精神营养成长起来,在经济大潮奔涌的新世纪试图成为作家。他在母亲的埋怨声中走出家门,打算去看望一个多年未见的朋友。当他踏上旅途的时候,却获得父亲温情的陪伴。父亲讲述了从抗战到当前的历史,并且安慰他经历过生死之后“想法不一样”。因此,这次出门远行本来是“自我觉醒”之旅,却变成一场“父子和解之旅”。到目的地,当摇滚歌手的朋友已经死去,而“我”决定像所有人一样顺着大路前行,“青年时代”就此结束。

贺贞喜的《潮汐》通过两个并列前进的故事讲述,将一对男女之间的“情感潮汐”错落置于同一个时空,批判了一些男性在婚恋中的两面性。一些恋爱中的男性会百般成就女性的梦想,但婚姻中的这些男性却希望女性恪守家庭的“游戏规则”。女性则在追求自我的过程中不断地被束缚,不断地逃离,不断地成长。

此外,还有不少青年作家值得关注,比如写公安题材的林一,以书写机关生活见长的陈修平,关注留守群体的精神状态的陈玉龙等。

总之,近年来江西青年小说家以“后排观众”的视角深入生活,在强与弱、对与错、先进与落后这些对立的范畴中,他们并不附和潮流,也不一味批判,而是在二者之间看到人性的复杂,通过生命的温度来突破僵化的概念。

第211期

本版邮箱:perft@qq.com
本版电话:0791-86849413